

## 鲈乡笔记之三十六

## 铭砚

陈鹏举

书桌前,有一付楠木对联:“几静云生砚;窗虚月映书。”书者沈光祖,无从考,大抵是近百年前之人吧。这联跟着我好些年了。句子好。许多夜晚里,我的处境总是这样的。句子对得也好。书对砚,无意中对了昔年与如今。

如今读书人的书房,主要是书多,甚至是以书铺天盖地的。其实书房,原来是文房的。所谓文房,要有笔墨纸砚。而最显眼和可以从此获得定力的,就是砚了。有砚和无砚,区分了书房和文房。

家无好砚,一是无祖传的砚,二是见过的好砚也不多。怎么才是好砚呢?想来和好字一样。什么是好字?说你看写一手王字,或一手颜字,是天大的褒奖了。只是王学谁的,颜学谁的?说不清了。可见这里出问题了。问题就是,好字其实是有谱的。王字、颜字靠谱,才是好字。王字、颜字的好处,是可以藉此参悟,参悟什么是好字。什么是好字呢?我想,“神完气足、文质彬彬”,就是了吧?用这八个字做人也够了,字也该够了吧?以此来推,什么是好砚,我想也就这八个字。

论到砚,大抵推重端、歙、洮河、澄泥。至于品质的高下,无非论的是石材和

做工。澄泥砚有一方随形的,仅塘边隐隐浮一牛。有洮河砚一方,是端木送的。他到过洮河。洮河砚特点是立体雕,我不喜欢。端砚,见过大西洞的,算是极品了。也藏有几方,依稀有些鱼脑冻之类的名堂,但都相貌不帅。一方歙砚原是三百砚斋主人案头物。随形,聊开一塘,不雕饰。回想起来,不经意间,四大名砚竟也都沾边了。只是都朴拙憨厚。苏东坡曾说“石丑而文”,我以为砚也是这样的。或许,是我误以为了。

乙未冬至,石香赠我老坑端砚一方。是我喜欢的那种,也就喜欢地铭了数句:

“贞其质,敛其芒。存以朴,端以方。石香所贻,贲以石香。”

上好的品质,潜藏的光芒。可以长久的是素朴,焕然秉持的是方正。石香正是个好名字。他赠我的,不止是砚,还有石的清香。

故乡普陀山塘头莲花洋,出产一种墨石,名为“莲花石”,质地和玉相似。凿成砚,我以为可称之为“观音砚”。丙申七夕后一日,故乡楼君快速给我一拳莲花石,一方观音砚。这石这砚,出自海天佛国,自然无上清凉。这石,宛如南海一鳌头。这砚,天生浑朴,砚塘边雕刻了

半幅榴花。我正是榴月生人,冥冥之中来了榴花。客中度夏,这等大欢喜,是要铭一下的:

“榴月研,不过尺。乞士钵,莲花洋。思之无住,持之过隙。”

我得称它为“榴月砚”了。长不过尺,也足以想见石榴崩裂、榴花灿烂的艳色。

沉沉的手感,又感觉它是僧人的水钵,佛花的池塘。捧着它,我能想着什么呢?只是感觉,时光离我而去。

这铭文,有白云楼主人,以切玉的方式刻了。

还在乙未岁尾,见过一方高风翰铭过的蕉叶白砚。喜欢,也铭了。自然这铭文这是一纸铭文而已:

“南村砚铭,曼生壶式。落地生根,入乡问俗。鸿爪雪泥,电光金石。美人有癖,天意之属。”

南村的铭,和曼生的壶一样。一旦出生了,是可以深入人心的。茫茫人烟里,生生灭灭的那些美好,都会留下欢颜和痛心。美好的人都念旧的心思,也总被这心思拖累。这没办法,与生俱来。

还铭过所藏的一个老坑龙纹端砚:

“坑砚凝冰接上春,月华灯影昔年人。中州多少因缘事,行迹犹龙未可驯。”

得到这个砚,已经是新年了。非常想知道,百十年前,它面对的是谁?人,都是活在因果里的,只是人的踪影总是像龙那样,感觉得到,见不到。

天祥是刻砚铭的高手。他已欣然允了,哪天请他刻去。

## 被淡忘的美好

王瑜

一张新年贺卡,纯金片压制,封面一位浮雕圣诞老人,怀抱和平鸽,嘴衔橄榄枝。意义非凡。

许多国家每年出售的贺卡,相当部分是五花八门的慈善组织发行,买一张寄亲友,送去温馨的同时,尽一份个人社会力量。有人买贺卡因为画面精美——世界名画缩小版。或为收藏——世界首批商业贺年片在英国拍卖,成交价超过8800英镑。令人惊讶。据说世界最早的贺卡,发明于中国——早在宋代,皇亲贵族士大夫的家族与亲族之间,使用专门拜年的卡片,名曰“名刺”或“名贴”——把梅花笺纸裁成约二寸宽,三寸长,写上自己的姓名、地址。各家大门粘贴红纸袋,称“门簿”,上标主人姓名,用以接收名贴。拜者投卡于门簿,表示拜年。意义与现代贺卡雷同。也有人追溯到古埃及。至于欧洲,据说德国在一千四

百年前已有入印制。当代接受的说法,起于1840年的英国,通过当时盛行的1便士邮政,寄送贺卡很快流行。

现在还有谁会选择这种祝福方式?多发电子贺卡或手机短信,美其名曰“环保”,随手一删,踪迹全无。每到年末,许多单位向邮政部门申请带邮资的贺卡,贺词彩图预先印好,模式固定,直接填写地址姓名,扔进邮箱。这种“懒人贺卡”,高情厚谊大打折扣,人情味今非昔比。信息化大爆炸的时代,初心难觅。

那天突如其来收到一张小小贺卡,只一句,你好吗?寒冬寂寥清贫,平添一丝慰藉。打开抽屉,优雅的、清新的、喜庆的、唯美的、祥瑞的,露往霜来,昔日的一切静默期间,心头淌过悠悠岁月,婉转隐约。怀念贺卡,那已经被淡忘的美好……



坝上雪

马凌云 摄

又无核。主人说这地处长绿,就叫绿华橘吧。想起陶渊明了,“采菊东篱下”,我们应是采橘夕阳下呢。

到住地稍事休息,有人吆喝着开饭啦!到了饭厅,桌子上已经放了好多菜了,一盆河虾,一盆白斩鸡,一盆油炸小魚,一盆红烧羊肉,还有山药草头豆瓣牛肉青菜土豆丝,更有大碗雪菜鹅肉汤,还上了一份一人一只崇明大闸蟹!多年前来过崇明吃过崇明蟹,那时的蟹不大,而如今的很大,我前不久刚去了昆山吃阳澄湖大闸蟹,相比较,这崇明蟹一点不输阳澄湖的蟹了!满满一桌子的崇明土菜,又有主人热情地用上好

的崇明老白酒款待,让我差一点醉在橘园了!

第二天清晨,同行的四人去西沙湿地看风景了,我独自留下来在橘园旁的河里垂钓,银色的霜铺着木栈道,气温比市区低,鱼儿进塘子慢,直到近午,才在一个塘子里钓得6条鲫鱼,这是真正的野鲫鱼哟,中午时叫厨师杀了烧汤喝,无人不喊鲜。

## 海黄殇

利国虎

破碎的  
被俗世把玩  
高贵的 裸露在外  
被屈辱包裹  
可笑这一身傲骨  
可笑这基因中的孤芳自赏

任尽岁月折羞  
商人眼中的光竟让我颤抖  
世人的赞美  
是我凝固的伤  
百倍的身价  
将我一步一步推向万丈

若能选择  
情愿这高贵的纹烙  
被腐朽包裹

若可以呐喊  
情愿这沉幽的心被苍白渲染

我不要被雕刻  
我不要被陈列  
更无心攀比你们的艺术  
以及那些被炫耀的资本  
我该用一生来陪葬  
唉……  
就此忘了吧  
唉……我爱的丁香回不去了  
若是春天还来  
你若伤心  
就在原来的地方  
记得为我 落一地花瓣

華亭風

何磊书

## 采橘夕阳下

赵春华

真的很快,一个多小时的行程,而崇明的道路又宽又干净,更主要的是车辆少,可以放心地驰骋!临近西沙湿地的农庄到了!

一大片的橘园,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橘园,一棵棵橘树上缀满了橘子,几乎每一根枝条上都挂了七八只黄澄澄的橘子,而此刻正夕阳西沉,红彤彤的挂在绿意葱茏的橘树之上,仿佛一枚硕大无比的金橘,长在了整个橘园上,令人欣喜得心悸。主人说:你们到了这里,不用客气,尽管摘了吃。我们哪有功夫腾出手来啊,一个个在拍夕阳拍星星般密集的橘子拍大树枝桠上的硕大的鸟窝,还有那橘树畔种的一畦畦碧绿生青的白菜生菜菠菜,清清的小河里鱼儿嬉戏的涟漪……夜色扑面而来,西天彩云幻化了一座座峰峦,有人惊呼:看呀,云峰边露出月牙儿了!我努力辨认,好久才看到一弯如钩,若隐若现,淡淡的金黄,贴在蓝天之上。这时,我看见4只飞鸟迎月而翔,翩翩而舞,构建了一幅静动相融的美丽景致,我用手机将这宁静中的夕照飞鸟新月图一并加以定格,心中满满的愉悦。

归途中,经过一池塘,只听得几声嘎嘎传来,循声望去,朦胧中十几只鹅儿排了队,踏上了它们的归途,无人吆喝,无人驱赶,好有灵性呀!而此时那些散放在橘园里的公鸡母鸡也自己“回家”了。一抬头,空中的电线杆上筑有一口大大的鸟窝。真是的,这里的鸟儿不仅筑窝树上,还把家安到电线杆上了!

这时大家才有空在路边的橘树上随手采摘橘子,挑那皮薄的,剥皮品尝,很甜

## 雪白的记忆

张全友

每个冬天都这样: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入我的记忆,那时候,我会立在一个窗口,任由那些白茫茫的雪团涌满我的视线。

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一场大雪之中:我紧随在父亲的身后,踩着他深陷在雪被上的脚印,后面还尾随了一条我们家养的长毛狗。我们朝着村西北方向的林莽子走去。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去野外套些兔子狗獾和野狸回来。

刚入二九,天就开始阴沉,随即落了雪。最初是面儿似的,接着是天鹅绒般的徐徐下坠,再后雪下疯了,成团的雪块儿簇拥着急不可待地伏向大地……那场雪,一下竟是五天。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神刹”,他是个见不得雪的人。那些天他兴奋极了。

雪霁后的太阳十分耀眼,看一会儿就花了视线。雪后的乡野整个儿书写着一种宁静和寂寥,目触之处都是白的,只有黑黑的树干和几丛小柳索然地露出瘦瘦的枝桠。

我们来到一处平洼地,父亲蹲下身来在洁白的雪面上认真地找,他终于发现了一行密密的若钱子大小的印迹。接下来,就把早已准备好的刹(细铁丝圈成的圈状物)弄好,拉我起来,去一个土崖下点起了取暖的篝火。

午时,父亲掏出怀揣的几块锅巴干,他一边送给我一边说,去看看昨日的几个,那些刹或许中了。他让我好好地呆着,不要乱跑。可去了好一阵,还不见父亲回来,我就耐不住四下去看。真巧,父亲刚下的一个中了。我好高兴啊,急忙向那个被刹住的兔子跑去。可是再靠近些,才看到刹住的竟然是只大山兔。在它怀前的不远处还卧着两只小兔儿。它们都是白的,衬在这银白的雪野如不细看,还以为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

那只山兔并没有死,一双急红的眼睛惊恐地张望着,鼻子头喷着白气。我朝它靠近几步,它受了惊吓就又是一阵挣扎。然而它的努力是徒劳。父亲下的刹曾经套住过狼崽。可能是累了,它不再去挣扎。两只小兔儿跑出去不远又站住,它们回头望着该是它们的娘亲吧?我看着它们不舍地分开,心里起了恻隐,真想帮助它们再去团圆了。这念头仅一闪我就拿

定了主意。是该让它们团圆,这冰冷彻骨的世界,没有了妈妈,那两个小生命也许会冻死。我忙上去解开了刹的死结,不去管那山兔在我手背抓撕着,那山兔钻出了死结,立刻就箭一样地向丛林深处跑去,然而它跑出去没有多远竟又站住了,回头朝我看了几眼……

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的肩头斜挎着一只僵死的野狸。

父亲不住地叨叨,“这狗东西,跑掉了路。”

雪野上,飘扬着父亲沙哑的喊声“虎呢呀——虎呢呀——”

“怎么样?”他回头兴奋地问我。

我说:“看着中了,可是……我没把它逮住,跑了。”

“真窝囊!”父亲骂过后,却又问我是否被抓着手了?我说没。自然又是一顿奚落。但很快他就摸着我的后脑勺说,“黑将儿给爹打烧酒。”

看着父亲背上的那只死狸,我点头应着。

那是我第一次对父亲说谎。我只是觉得那样做了,心里十分舒坦,不知为什么。

黄昏,整个天宇的彩霞把一片淡粉洒在雪被上。我们踩着那迷人的粉气,朝村子的方向走向。那一天,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兴趣……

往事难回首。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了,那一幕我却依然清晰地记着,倒不是为了什么,自己老觉着对不起父亲,可到底对不起他的地方在哪里?又说不清楚。他就这样,并没有觉出被他的亲生儿子曾经欺骗的遗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就匆匆离世了。

我又有了一个假设:父亲当年套住的那狼崽,假如没有被父亲给刹上,今天的它,该是个正值壮年的公狼或母狼……那只大山兔呢?如果那年我不为它放生?……今天的它和它的那些儿女们生活得还好吗?

窗外,雪依然纷纷扬扬地落入我的记忆。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但,在我的心里却仿佛有几双脚正隐隐作痛地踩过,他们是我父亲、童年的我,身后还尾随了一条长毛狗。他们的脚步都很沉重,愈走愈远,一直走向离我遥遥相隔的往年……

## 蹲墙根儿

路来森

“蹲墙根儿”,这话听着亲切,仿佛散溢着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如今,在乡间,蹲墙根儿的人,或许少了,甚或已经绝迹;但在从前,却是一道风景,一道温软而慵懒的风景。

从前,乡下人的日子,过得贫穷,却“有闲”,特别是进入冬天,整个冬天,就叫做“闲冬”。

日子长长,“有闲”就要消闲,消闲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蹲墙根儿”。

一定是晴好的天气。

吃过早饭,看着太阳一点点升高,估摸着能够晒到北墙根了,闲着的人们,就会拿上脚凳,或者干脆甩着手,陆续走向某一墙根儿。那时候,冬天里,许多人家,家中生不起炉火,所以,蹲墙根儿,晒太阳,也就成为白日里的一种取暖方式。

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衣着,就是一大特色。那时候的人,穿的都是纯棉衣服,厚重、臃肿。男人的棉袄,一律是黑色的,通常叫“懒袄”,一方面,凸显其臃肿程度,另一方面,也是在彰显其色彩的深厚、凝重。若然是一溜男人,蹲在墙根儿下,远远望去,确实就像一排缩颈的乌鸦。年老的老头儿,大都戴一顶黑毡帽;黑毡帽的边缘,翻卷着,内里卷藏着烟纸;若要吸烟了,就摘下黑毡帽,取出烟纸,然后,慢悠悠地将烟丝卷进烟纸里;不过,多数老头儿,那时抽烟用的还是长烟袋。年老的女人,穿蓝布衣服,蓝布,都是自家织染的;蓝布衣服,穿久了,色彩就变成灰黑色,所以,远望,与男人的衣服一般无二。年轻的女人,大多穿碎花布衣服,红的、绿的、蓝得、紫的,花都很小,碎碎的,看上去像是一天的碎星星;那个时候,女人间似乎不流行大花、色彩艳丽的衣服,穿色彩太艳的衣服,人家就会说“风流”“浪”;那个时候,这两个词是“贬义”的,充满了讽刺和冷酷的味道。

蹲墙根儿,墙根儿是面向南的,是为了

晒太阳。墙根儿,挡住了凛冽的北风,太阳晒着,暖洋洋的。大多数的人,席地而坐,也不怕地凉,反正天上有太阳;讲究点儿的人,就找一块砖头,或者石块,垫在屁股下;垫得高一点,坐着会舒服,要坐很长时间,半天,或者一整天。老人们,普遍坐在脚凳上,背靠着墙壁,一副悠然的神态,看得出年老的那份从容和洒脱。

蹲墙根儿的人,闲,也乐;只不过那份“乐”,是一份“穷乐”。无所事事,干什么的都有。多数人在聊天,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反正总能找到谈话的“由头”,反正不能叫嘴闲住。一个简单、粗鄙的笑话,会引得人一阵大笑;那笑声,却于放浪中透着一份无聊,透着一份生命的木然。一些人,干脆什么也不干,就倚着墙根儿,眯眼养神;脸上,轻笼着一份满足的笑意;怎么就那么“满足”呢?现在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苦中寻乐”,也是一种高度,或许,还蕴蓄了某些生命的真味。还是老人安静,长烟袋握在手中,吧嗒吧嗒地吸着,眼睛望着前方,一副若有所思的情态,一副深藏若虚的样子。那时候的女人,也大方。当着很多男人的面,就泰然自若地敞开怀,露出白白的奶子,奶白色。司空见惯,没有人大惊小怪,好像觉得:事情本当如此。

大街上,有陌生人走过;蹲墙根儿的人,就会齐刷刷地望去,望得走路的人都害羞起来,步子,迈得扭扭捏捏;可,人还是望着,一直望到看不见……

因为“闲”,太“闲”了。

蹲墙根儿的人,构成一幅幅风俗画;那画,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影像;那画里,有世态民情,有众生相;有那个时代特有的闲适和慵懒,以及于闲适、慵懒中,透出的那份淳朴、温软的情怀。

若然用“负暄”二字,去表现那时的情景,就未免过于文雅;还是“蹲墙根儿”好,好在实在,好在有一种郁郁的泥土味。